

我從前風聞有你

高克亮

我出生在中國北方一個海濱城市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裏被德國“租借”，德國人修建了很多教堂。一戰後日本人“接管”這座城市，“五四”以後被北洋政府收回，盧溝橋事變後再次被日本侵占，二戰後國民政府“光復”，四年後山東軍區“解放”這裏。四朝之後，教堂還在，可是僅僅只是一座座建築，外面豎著“市級文物保護單位”的牌子。小時候常從教堂外經過，卻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。

從江北漂泊到江南，聽過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聽過“照見五蘊皆空”，卻從沒學過聖經。感謝神，他在創世之先就揀選了我們，我終於在很多年後聽到福音。

我是釀酒出身。在中國古代，釀酒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，成敗不是人力所能為，所以中國古代釀酒之前都要祭天。可惜現代科技的發展，讓人們覺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，變得越來越自我膨脹。

我在國內做的研究中一個主要方向是定向進化，就是基於達爾文的進化論，人為加大生物變異幅度，創造出“新”的物種，讓這些物種生產人們生活所需。比如天然的谷氨酸棒桿菌可以用來生產味精，但產量很低，因為這些微生物不需要用味精做飯。我們用定向進化可以獲得新的物種，大量生產味精。我們也用這種技術生產藥物來醫治疾病。在那樣的環境中，即使聽到福音，也難以相信“（有一位神）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，地和地上的萬物。”（尼 9: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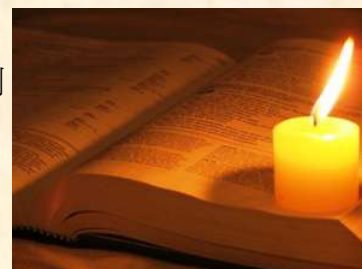
來到美國以後，我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將普通細胞變成幹細胞（萬能細胞），如果成功，理論上講可以“生產”各種器官內臟等等，不要說治愈癌癥，長生不老都有可能。當時如果成功，2012年諾貝爾獎就是我們老板的了。所以我們每個周日老板召集開組會，全然忘記聖經的教導：“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聖安息日，當有聖會，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。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。（利 23:3）”

我們的幹細胞研究最終沒有成功，“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、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。（詩127:1）”

幾年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我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，難度很大，把握很小，我終於開始學會不再靠血氣，而是仰望神。感謝主，他用大能的手分開我的紅海，縱然巨浪滔天，主卻保守我平安走過。

“我知道，你萬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攔阻。（伯42:2）”

求主憐憫，我雖然經歷了主的大能，卻依然沒有決志。聖經說有的人心裏剛硬，他們硬著頸項不肯歸主。感謝主，他沒有丟下我。主說：“婦人焉能忘記她



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。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（賽49:15）”

迄今仍然記得一位牧師的郵件，那是個雪後的冬日，牧師說：降水有兩種，一種是下雨，一種是下雪。區別在於，雨落到地上馬上滋潤進去，地就結出果子；而雪落在地上卻沒有任何變化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等到春暖花開，積雪消融，地也會結出果子。福音落在每個人心裏也不一樣，有的是雨，有的是雪。



或許很多弟兄姐妹是讀了四福音信主，主喚醒我有一點不同，他用舊約摩西五經中的出埃及記的一節經文。這節經文是法老的一句話，這句話只有一個詞“明天”。神降蛙災，法老對摩西說“我放棄”，摩西問“你要我什麼時候除掉青蛙？”，法老回答“明天”。

那是個春天的夜晚，失業三個月，我在讀一位牧師的書，他講到“法老一定是瘋了，怎麼會有人要和青蛙多呆一晚？怎麼會有人拖延對他大有好處的改變？”那一刻，內心某個柔軟的地方被觸動，就在那個夜晚，我決誌信主，重生得救。

歸向主並不表示從此一帆風順，道路亨通。我信主之後，一直經歷試煉，壓力大到難以承受。讀到一些經文和解經書時很多次幾乎潸然淚下，感謝主，讓我在壓力中成長，讓我知道，倘若壓力大得使你無法站立，只能平躺，你所能做的就是向上看，仰望主！大聲呼求：神阿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。

與神同在，困苦必不能淹沒你。（賽41:14）

失業至今，我不知道神的計劃，不知道神的時間，但我知道神在教導我們。神用我們身邊不可愛的人教導我們仁愛、用憂傷的事情教導我們喜樂、用惱人的事情教導我們和平、用挫折的事情教導我們忍耐。

而我們需要做的回應，就是“凡事感謝”；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對我們的旨意。（帖前5:18）

亞伯拉罕雖然不知道要往哪裏去，卻仍然跟隨神的帶領。哈拿雖不知道是何時，卻依然等候神最完美的安排。馬利亞不知道事情如何發生，卻等待奇跡出現。約瑟雖然不知事情為什麼那樣發生，卻仍然信靠神的計劃（華理克：標桿人生）。降服不是膽怯懦弱之輩做得到的事。

謹以何西阿書一節經文結束我的見證：“來罷，我們歸向耶和華！他撕裂我們，也必醫治；他打傷我們，也必纏裹”。（何 6:1）